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紅樓幻夢

第一回 警幻仙情圓風世因 絳珠女魂遊太虛境

話說警幻仙姑專管人間才子佳人、癡男怨女夙孽沉淪。或以鍾情汝遂，夙恨難消；或遇好人妒害，分其鸞侶，以致抑鬱而亡，仙姑必施幻術，續其前緣，消其夙恨，不使青衫涕淚，紅粉飄零。

因前《紅樓夢》中，賈寶玉、林黛玉這件公案，十餘年間，寶玉、黛玉鍾情似海，兩意綢繆，願同生死。原指望百年完聚，不料緣慳運蹇，遇著王熙鳳懷私設毒，以成其謀。若寶、黛二人配偶，恐黛玉奪其家政之權。比時用了一計，趁寶玉瘋迷之際，以金玉良緣沖喜一事說動賈母、王夫人，又乘寶玉痰迷，竟將薛寶釵撮合成婚。只顧其奸謀利己，頓將個嬌研美豔、秀麗文嫻的林黛玉，弄做泉台豔魄，月夜幽魂。當其絕命之時，香魂一縷，悠悠忽忽，不知所之。

凡人歸陰，本坊土地將其魂魄引至本處城隍掛號，按生死簿查其一生功過，發往地府較對，上奏天廷。賢才仁德者歸於上界，應隸仙籍者證入仙班，平庸者轉世，作惡者押赴森羅殿，或入輪迴，或入諸般地獄受罪。

卻說此時，本坊土地一見黛玉的魂飄渺而來，忙引至城隍廟掛號。值班鬼役看見土地引了一個絕美女魂前來，忙覷鬼眼一看。土地對鬼役道：「這是榮園府千金小姐，有大來頭的，須要好生伺候，不得囉唆。」土地交代明白，即回去了。眾鬼役左看右看，伸伸鬼舌頭，做些鬼樣，搗些鬼話。各種鬼形，不一而足。一個鬼道：「這位小姐，不知害什麼病死的？」又一個道：「你瞧他的臉，就像出水荷花一般，只怕是害相思死的。」那一個道：「咱們去盤問他。」這個道：「不可，不可！剛才土地老兒交代的話，沒聽見嗎？你去混鬧，倘若這位小姐撒一個嬌，喊叫起來，回了老爺，真正吃不了還免著走呢！倒是問問他的住處姓名，替他回了上號。好等老爺開發他去。」

那個鬼走到黛玉面前，問道：「小姐係何處人？姓甚名誰？說明白了，好代小姐報。」黛玉道：「我係蘇州人，姓林，名黛玉。父親號如海，沒了十年，做過揚州巡鹽史。」鬼役道：「小姐既係蘇州人，如何跑到這裡來？要不是走錯了路？快回去罷！」黛玉道：「此處是我外祖家，我係死在這裡的。」鬼役道：「原來是這麼著。小姐請待一會，咱們替你回判官老爺去。」可憐黛玉深閨弱質，初見鬼役，已嚇得戰戰兢兢。又聽說要報判官，更嚇得站在一旁亂抖。

鬼役進去，見判官在堂上伺候城隍老爺查點案卷，向前跪稟道：「現有本城土地，帶領女鬼一名，前來[擡]號。」判官道：「你等問過住處、姓名沒有？」鬼役將黛玉回答的話說了，只見城隍老爺將驚堂一拍，大叫一聲：「不好了！你們快些迴避。」嚇得判官、小鬼幾個倒退。又見老爺一疊連聲：「快請夫人出來，同我看小姐去。」一個回話的鬼役向眾鬼道：「奇怪，奇怪！老爺並[沒]有瞧見這位小姐的俊樣兒，怎麼就發起狂來了？」正在外面搗鬼，只聽裡面夫人帶了侍女出堂。老爺忙道：「林家內姪女來了，咱們接他去。」

原來林公有個妹子，嫁與申家。這申公正直無私，未有子嗣，死後做了京都城隍。夫人與如海手足情深，聽說姪女魂魄歸陰，一面哭著出來，攜黛玉進去。黛玉認著親人，陡吃一掠。進了內堂，黛玉泣拜道：「姪女違別姑爹、姑媽十餘年了，不料姑爹在此為神。可憐姪女孤苦無依，幸望垂憫，將姪女送給我爹媽那裡去。」申公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但是陰曹向例，先要到咱們蘇州城隍處歸籍，再得與令尊堂相見。」

申公當將黛玉魂靈，送至蘇州城隍那裡。查了冊籍，蘇州城隍向黛玉道：「小姐乃上界仙子臨凡。今日去世，即有仙女來迎。今且送小姐回府。」隨即命鬼役先去通報，又著女鬼伴送黛玉回家。

林公得知，忙與夫人道：「可憐女兒死了，他的魂來了。」夫人聽說，大哭起來，同林公趕出外廂。黛玉一見，發起怔來。只聽林公、夫人齊說道：「兒呀！你怎麼不在人世了？」二人趕來，到了面前。黛玉心裡明白，無如氣急身驚，心酸腿軟，不能趨步，只哭叫一聲，撲跪在地，已痛倒了。慌得林公同夫人急忙扶起，叫侍女扶進內室。

夫人坐在炕上，將黛玉摟入懷中，林公同坐炕上，齊聲叫道：「我的兒！醒來。」歇了好一會，黛玉方才舒氣，嗚嗚咽咽，滿面淚痕，道：「爹爹、媽媽，可知女兒死得好苦呀！」說著要下地來。夫人道：「你且歇歇再說話。」停了一會，林公道：「我自沒後，上帝念我為人正直，將我補授城隍之職。已前同兒娘在四川耽擱了幾年，後又在湖北耽擱幾年。今已任滿，告假在家，將來可轉天曹。我一生的心事，指望兒長大成人，得一佳婿，方慰我愛兒之心。不料兒因何得病就夭亡了？今日到了跟前，兒呵！我一見你，心如刀割。」夫妻、母女，又痛哭起來。幸得侍女善言，百般解說，方才止哭。黛玉從賈夫人懷裡起來，泣拜於地。夫人又拉黛玉坐在身旁。黛玉道：「爹媽在上面坐，容女兒坐在下面。」夫人道：「你就這麼坐罷。」

黛玉拭淚道：「自從那年兩村先生送女兒進京，一到外婆家，老太太見了女兒，抱著大哭。舅母、眾姊妹們好容易將老太太勸住。女兒待老太太放了手，才一一拜見。寶玉哥哥、女兒都在一塊兒，跟著老太太飲食起居，老太太極疼愛女兒。」賈夫人道：「老太太愛我如掌上之珠，見你思我，自然如此。兩位舅父、舅母待你如何？」黛玉道：「一樣疼愛。」賈夫人又問：「表兄弟姊妹等待你怎樣？」黛玉道：「也都很好。惟有寶玉哥哥待我比別人更厚。」

賈夫人點點頭，又道：「還有你珠大嫂子、璉二嫂子怎樣呢？」黛玉道：「珠大嫂子極端厚待小姑子，最好。那璉二嫂子，見面時女兒吃了一驚，不知怎麼樣，心裡有些怕他。」賈夫人道：「這是什麼原故？」黛玉道：「女兒亦說不出所以然的道理來。」賈夫人道：「他待你怎麼樣呢？」黛玉道：「那些外面光景，像是好的。因為老太太疼我，要敷衍的好看。估量著他的心裡，是時時忌克我的。」賈夫人道：「這麼說來，他與你是面和心不和的？」黛玉一面答應，又淌眼淚。賈夫人道：「你合他可曾拌嘴賭氣沒有？」黛玉道：「我在那裡十餘年，上下眾人，從來沒有合人淘氣的事。況且璉二嫂子為人尖酸利害，現管著家，只知趨奉老太太、二舅母兩個人。老太太、二舅母因此最喜歡他。大眾巴結他怕巴結不上，還有誰敢得罪他一點兒嗎？」賈夫人沉吟了一會，道：「原來是這麼著。」

林公道：「且慢問這些話。我倒要問問那裡近來的家道，還是從前烈烈轟轟的勢派不是？」黛玉道：「幾年前，元把娘歸省的時候，正是繁華極盛。近年來人不敷出，比以前差多了，很打饑荒呢！」林公歎氣道：「難道你兩位舅舅也不經心整理？將來墮墜下去，怎麼處？那邊東府裡，大約魯衛之政，不問可知。那些表兄們，那個有出息呢？」黛玉道：「東府珍大哥不肯認真治家，這邊璉二哥總攬家務，倒難為他支持。」林公道：「這是大些的。那小些的，即如寶玉，可還好麼？」黛玉見問，心中一刺，甚是躊躇。無奈父母動問，不敢掩飾，只得直說：「因為老太太鍾愛，嬌慣了，脾氣有些乖張。」林公道：「他讀書寫字可肯用功？」黛玉道：「他天分聰明，能讀書，大小字都寫得好，只是不肯用苦功。二舅舅規矩雖嚴，未免一暴十寒。」林公道：「到底制藝如何？」黛玉道：「近來文章也做好了，二舅舅很喜歡。珠大哥家蘭哥兒卻肯攻書，將來大有出息。惟有環兄弟太不愛好，合家的人很嫌他。」

正在談論，外面請林公說話，只得出去。這裡夫人又問道：「老太太家有個姪孫女兒湘雲丫頭，可好麼？」黛玉道：「湘雲姊妹才女工都好，性情爽直，老太太最疼他，時常來住著玩。還有二舅母家姨媽，帶了男女蟠哥哥、寶釵姊妹、丫頭香菱進京來，住在外婆家。那年元妃娘娘省親，寧榮兩府後首一帶，差做省親別墅，名大觀園。其中亭台樓閣、館院軒齋，以及四時花木、山石流泉、竹橋茅屋，建造的精巧異常。娘娘省親之後，恐怕院宇荒蕪，即有旨意，著眾姊妹、大嫂子、二哥哥合女兒都住在園中讀書。女兒住處名瀟湘館。後首又有大舅母的嫂子，帶了女兒岫煙姊妹來投奔大舅母，住在園中。還有薛姨媽的姪女寶琴妹妹，珠大嫂的孀娘帶了女兒紋姊妹、綺妹妹同伴來京，亦住在園中。那些姊妹合女兒極好。」夫人又問：「幾位表姊妹如何呢？」黛玉道：「迎春姊妹忠厚本分，過於懦弱；探春姊妹聰明才幹，算個尖兒；惜春姊妹亦聰慧過人。那些親戚姊妹，都人才出眾。」夫人道：

「你們許多姊妹住在一塊兒做些什麼事？」黛玉道：「唸書、寫字、做詩，閒常做些針黹。老太太最高興，常在園中飲酒賞花，很熱鬧。」

賈夫人道：「若照這麼樣，你在那裡，盡可逍遙自在，為什麼一病就不能治呢？」黛玉一聞此語，那眼淚猶如斷線之珠，直滾下來，一面哭道：「女兒雖有老太太疼愛，眾姊妹同伴，終是孑然一身。見他們有父母兄弟姊妹的，回想我爹媽沒了，只剩女兒一人，因此時常傷心落淚，競哭傷了，長年多病，所以身子單弱，捱到於今，竟難治了。」賈夫人道：「你到底是個什麼病：害了幾時才死的呢？」黛玉道：「只有幾天病。」夫人道：「怎麼起的？你說給我聽。」黛玉道：「有一天往上房去，走到園中，半路上聽見個丫頭啼哭。我問他為什麼哭，他說：『林姑娘，我告訴你，評評這個理。因為寶二爺病了，瘋瘋顛顛，總沒有好，說是這幾天要娶寶姑娘過來沖喜。白問了我姊姊一聲：明兒娶過來了，咱們還是叫寶姑娘，還是叫寶二奶奶？這句話又沒有說壞了什麼事情，我姊姊就打了我一個耳聒子。你說夷委屈死人？我問他為什麼打我？他說：璉二奶奶那麼吩咐著，不許人混說。這件事原是瞞著人，不把園裡的人合瀟湘館的人知道。你沒聽見嗎？在這裡混說混問。我說誰告訴過我的嗎？姊姊還要打我，才到這裡來哭的。』說著還在那裡哭。女兒聽這話詫異，走上上房，只見寶玉哥哥傻笑，老太太、舅母、姊妹、嫂子們都不在那裡。我只坐了一會，那些屋裡的人，趕著催我回來了。剛到屋裡，只覺心中一慌，頭上一暈；噴出血來，幾乎栽倒。紫鵝們急忙扶到炕上；從此吐血不止，醫藥罔效，捱了兩三天就斷氣了。」說到這處，黛玉喉中哽咽，又痛哭起來。

賈夫人聽罷，歎口氣道：「嗟！其中必有原故。我的兒，你不好明說，我已猜著被人坑死了。」於是黛玉越哭越慘，賈夫人又摟黛玉同哭，正沒開交，只見林公進來道：「何苦又是這麼樣！」賈夫人即將剛才同黛玉問答的話述了一遍，林公亦甚惱怒。夫人道：「老爺；你可知道？璉二姪媳鳳丫頭本是個刁鑽利害、很潑辣的東西，他見女兒比他聰明精細，又知書識字，恐將來配了寶玉，奪他掌家之權，故將巧語花言說動老太太合二嫂，將他娘家的親人寶丫頭弄過來，與寶玉成親，生生的將女兒終身大事拆散，陷了女兒一命。」便咬牙切齒向林公道：「老爺，你要想個法兒，將鳳丫頭這蹄子弄到這裡來，糟蹋個死，出出咱們的氣；才得甘休。」林公道：「凡人生死有數定的，倘他陽壽未終，如何能夠把他拘來呢？你別著急，待我分頭致書兩處城隍，將女兒、風丫頭的生死簿細細查，他們的前因後果方得明白。可憐女兒哭壞了，你們且靜靜的歇著，等查了簿子再說罷。」

林公一面差人查簿，夫人同黛玉又說別話。隨後兩處送到生死簿，抄底來看，上注：

王熙鳳，陽壽三十三歲。為人尖克悍妒，盤剝重利，弄權害人。拆人婚姻兩次，被害者五人。』一次拆婚張金哥、崔姓，二次拆婚賈寶玉、林黛玉，戲誘致死賈瑞，慘妒致死尤二姨。一生功微惡極，女中劫星。死後陰曹受諸般惡罪，貶人輪迴。

林黛玉，陽壽十七歲。乃上界仙妹歷劫臨凡。為人聰慧貞淑，眾范賢才。命犯劫星，病沒時旋入塵凡，了其夙願，夫榮子貴，偕老歸真。

林公看罷，喜形於色，遞與夫人、黛玉看後，一面說道：「女兒的前因後果，遭遇魔劫，方有好處，這也罷了，天機不可洩漏，還要回歸仙籍，再又臨凡。且等一會，我還有許多最要緊的話，慢慢合你說。」

正在話別，突有仙女來催促黛玉起身，刻不待緩。因警幻仙姑那日從各司稽查冊籍，屈指一算，對眾仙女道：「目下正是絳珠妹子劫盡重生之期，他的魂靈已回蘇州，父母相敘。」比即吩咐個仙女道：「爾等速即下界，將他魂靈引來。切勿刻延誤事。」兩仙女領命，縱起雲光，一霎已到蘇州林府，見了林公等，兩仙女道：「我等奉警幻仙姑之命，迎接令愛小姐，速回太虛幻境，註冊銷籍，旋即回凡。仙姑叮囑：刻勿遲延，要緊，緊。」

林公同夫人聽罷，淚流滿面，不禁傷心。黛玉聽說，叫了一聲，滾到夫人懷裡，已昏暈過去。叫喚半響，方才甦醒。黛玉哭道：「女兒不到太虛幻境去，望爹爹寫封告疏，求求仙姑，將女兒名字銷籍，舍了女兒，在此長久侍奉爹娘罷。」一面說著，哭的慘不可聞。林公同夫人昏昏悶悶，亦痛哭不止。兩仙女亦為隕涕。林公道：「兒呀！這是你命中注定的，我何能挽回天意呢？況且你此去回凡，完爾夙願，正是苦盡甘來的時候，如何不去呢？」黛玉道：「女兒情願在陰間過日子，強如在外婆家失了怙恃，伶仃之苦。」一面拉著父母衣襟痛哭，又道：「女兒才來未久，怎捨得違背爹娘又行那陷我的地方去呢？」賈夫人道：「你聽我說：譬如你陽壽未終，此時我兩人尚且不得與爾見面。你還在那裡不死不活，又不得遂你的心事，白瞧著人家熱鬧。那個日子真不好過，又待如何呢？『這麼退一步想想，你就明白了。』」林公道：「你可記得那年送你進京，你卻難捨，自然也要硬著心腸走了。況且此去光景越過越好。我的兒，早些去罷。」黛玉緊緊拉著父母，那裡肯放，哭得似醉似癡。兩仙女道：「小姐，且到幻境，見了仙姑。那裡有縮地法、返魂香、懷夢草。小姐若見親人，將縮地法作起，就可以神靈敘會，時常相見，還不好嗎？」黛玉聽了，說道：「果然若得如此，我才放心。」仙女又催起身。黛玉無法，只得吞聲含淚拜別了父母。兩仙女將黛玉扶到中庭，仙扶一拂，登時御空而去。林公同夫人抬頭仰望，灑了一回淚才罷。

再言黛玉被仙女引出杳冥之際，慚見光明，倏忽已到太虛幻境。仙女指點道：「那高大牌坊裡面就是仙宮了。」黛玉細看，但見：雲容縹緲，樹韻琳瑯；數派飛流，千峰翠嶂。白石青苔，纖塵不染；琪花瑤草，芬馥常凝。心中驚異：果然仙境非凡。到了牌坊，抬頭看見匾額，乃是：

太虛幻境

旁邊對聯道：

因屬情真能滅假，

緣從心有莫愁無。

再走進去，乃是一座高並云霄、金碧琉璃的宮殿。門外一匾，上書：

覺迷慧岸

旁首對聯云：

女怨男癡情到魔深心不泯，

天高地厚歷逢劫盡數猶寬。

黛玉看了，心中惕然，默會匾對的意旨，竟是成就自己的原故。天地恩厚如此，可謂大造化了。跟隨仙女進了宮門，繞過配殿，行至正中，遇著仙姑迎來，攜了黛玉進去，說道：「妹妹闊別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弟子久謫人間，今日幸睹仙顏，頓舒夙念。」隨即深深下拜。仙姑挽住，讓黛玉坐下。仙姑道：「賢妹塵寰歷劫十餘年，春恨秋悲，淚盡羅巾，自憐幽獨，身居錦繡之叢，命等飄零之葉。臨風感歎，對影歛戰。我為你躊躇熟矣。」黛玉道：「弟子沉淪淒楚，仰沐垂憐，中心快伙。」仙姑道：「今日引妹妹歸來，一結前因，再成後果。我合你各處領略一番。」說畢，同黛玉到多情司、薄命司、墮淚司、斷腸司、銷魂司、顧影司、悵望司、凝想司、感月司、惜花司、悲風司、怨雨司等處，一一細看。又將十二釵正冊、副冊、又副冊與看，黛玉穎悟非常，默識一遍，即已了然。又到殿後，見一門上懸著「絳珠仙闕」匾額，進去，則見白玉花欄圍著那株仙草，指與黛玉道：「看你這草，光華耀目，香氣沁心，欣欣向榮，正寓賢妹嘉祥之瑞。」又引至前後左右逛了一回，仍到原處，叫眾仙女相見畢，入座擺上酒餚，無非蓬島奇鮮，仙源玉醴，不必多贅。比將前後曲譜與黛玉對看，令眾仙女將前次演與寶玉聽的曲子一一歌完，又將新翻改換的數曲再復歌一遍。

歌曰：

[連理枝]這的是靈河仙草萎重生，那便是青埂神瑛暗復瑩。十年魔障今消盡，打破了生關死劫，超脫了冤孽沉淪。才博得鴛鴦夜月銷金帳，孔雀春風軟玉屏。固因他貞芳自戍，善行維誠。須知是窮通壽夭由天定，立志潛修卻在人。看此日歡偕連理，相與樂長春。

[勾無常]美質絕纖瑕。性堅貞，氣自華。晶瑩似雪真無價。得良人愛他，恨兇人劫他。忽把個妙連城，空受強梁陷，幸神靈呵護交加。提出污泥中，寄人籬下。喜相逢，多情義士牢牽掛。這正：任良工，重經雕琢，與圭玉為儕。

[樂重生]西池玉蕊芬馥，嬌紅合藏金屋。如何搖落歸空？恨只恨，鶯嗔燕妒，更何堪，剝蝕頑蟲。感凋殘物化，覓豔無蹤。幸陽春有腳返魂，香萼月下重逢。此日多情公子撫今追昔，默識芳容。合歡時，但領取靈根，蘇換並敷榮。任是無言桃李，一樣笑東風。

[煞尾]色本空中現，空明色更多。漫說道，寂靜虛無乾淨也，轉幻出空中樓閣勢巍峨。又只見，錦繡繁華地，溫柔安樂窩。都只為，人情缺陷長為恨，因此上、補出這玉潤珠圓一曲歌。

黛玉聽完，心中默會。此番黛玉魂遊景況，與寶玉神遊大同小異。黛玉心想：「原來真有此事。從前寶玉對我說過，曾夢到此處，如何飲酒聽歌。我還半信半疑。今日身歷此境，足見寶玉真不欺我。」仙姑道：「曲中意旨，賢妹參詳。我已托渺渺真人帶你下界還魂，畢你同神瑛侍者三生之願。今贈你通靈符訣錦囊，付真人替你帶去，內貯返魂香、懷夢草，用時佩在身上，昇天入地，與鬼神相見，無所不通。待你緣滿歸真，再合你共賞仙眾韶景。」

黛玉正在留戀，只見渺渺真人到來，向仙姑稽首道：「我今引絳珠仙回陽，茫茫大士已指撥神瑛侍者去了。」說畢，仙姑同黛玉行至牌坊，又叮嚀道：「賢妹歷視諸冊，此乃天機，切勿漏泄。」黛玉連連答應。只見真人將袍袖一拂，起朵豔雲，托著黛玉魂靈，飄然而返。欲知怎樣回陽，下回分解。